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字詞考釋十則^{*}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摘 要

本文針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的字詞提出考釋，內容涉及到《攝命》、《治邦之道》、《邦家之政》、《天下之道》等篇。

關鍵詞：《清華八》、楚簡、字詞考釋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some of the Chu characters. For instanc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n the ancient characters, In the “shè mìng”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hu Slips,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𠄎 characters and “𠄎”, “𠄎”?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i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aspects of philology, and puts forward a new viewpoint.

Key words: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vol.8, Chu Slips,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 本文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疑難字詞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科技部的資助（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18-022 -），特此致謝。

一

《攝命》篇的「攝」字共 12 見，大致寫作形，可隸定為「𠂔」。李學勤先生已指出《攝命》即古文《尚書》的《冏命》。《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此說得到多數研究者同意。《攝命》受王命的人物名「伯𠂔」，除作「伯冏」外，也作「伯𠂔」。可比對《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𠂔申誡太僕國之政，作《𠂔命》，復寧。」以及《說文·𠂔部》：「𠂔，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𠂔、𠂔。《周書》曰：『伯𠂔。』古文𠂔，古文冏字。」李學勤先生認為「伯𠂔」作「伯𠂔」是因為誤讀的結果。¹賈連翔先生同意李先生的意見，認為傳世文獻中的「𠂔」是「𠂔」的誤認。上博簡《緇衣》「攝以威儀」，其中「攝」簡文作「𠂔（冏）」，賈先生認為似可將「冏」理解為「引持」之「攝」的表意初文，「攝」則是後起的形聲字。總之，「𠂔」乃「𠂔」之訛，「冏」乃「冏」之訛。《周本紀》之《𠂔命》、《書序》之《冏命》，都是指清華簡的《攝命》。²《攝命》篇整理者馬楠女士的意見與上述二說大抵相似，指出：「𠂔」字也見於郭店簡《緇衣》「𠂔以威儀」，此為冊命對象，篇末稱「伯攝」。《書序》作「伯冏」，《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說文》等作「伯𠂔」，「𠂔」字當即此「𠂔」字之訛；而上博簡《緇衣》「攝以威儀」字作「𠂔（冏）」，似即「冏」字所本。³馬楠女士在另文對這幾個字的關係有更清楚的表述：「𠂔」與金文、楚簡中習見的「𠂔」（引按：伯侯父盤）「𠂔」（引按：雅子𠂔壺）「𠂔」（引按：清華《楚居》）字形一致，無論下半所從為大、矢、立，上半多从二耳相背或相順之形，耳形與臣形近似易訛。而郭店楚簡《緇衣》「𠂔（攝）以威儀」對應上博簡《緇衣》字作「𠂔」，似訛形「冏」字所本。⁴所以《書序》之「伯𠂔」、「伯冏」即此篇中之「伯𠂔」。⁵程浩先生也認為「所謂『𠂔』顯然就是簡文『𠂔』的訛混或誤釋。」比較特別的是，他認為「《書序》的『冏』字原本或許只是劉向整理秘本《冏命》時標識脫文的符

¹ 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成果發布會上的講話〉，《出土文獻》第 1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10 月），頁 1-2。

² 賈連翔：〈「攝命」即《書序》「𠂔命」、「冏命」〉，《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大學主辦，2018 年 9 月 22-23 日。後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頁 49-53。

³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 11 月），下冊，頁 112 註一。

⁴ 原註：賈連翔：〈「攝命」即《書序》「𠂔命」、「冏命」〉，《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謹按：本文又發表於「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大學主辦，2018 年 9 月 22-23 日。

⁵ 馬楠：〈清華簡攝命初讀〉，《文物》2018 年 9 期，頁 46。

號『口』。」⁶王寧先生認為把「𦔻」字讀為「攝」是沒問題的，但《說文》云：「攝，引持也」，此字從字形上看不出有「引持」的意思，所以它在楚簡中被用為「攝」應該是假借。很可能「攝」的本字就是上博簡《緇衣》中用的那個「囟」字，即「攝」是「囟」的後起形聲字，這個字形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寫作「𦔻」（合 22173）、「𦔻」（合 22293）。《戰國文字字形表》將「𦔻」字隸於「聶」字頭下（1650 頁）很可能是對的。「聶」字從聶從大，應該表示的就是兩耳大的意思，應該是「耽」的表意初文，《說文·耳部》：「耽，耳大垂也。从耳亢聲。」⁷

謹按：上面諸說有得有失。「𦔻」作「𦔻」也見於《九店》「告武夷」一段，簡文云：「𦔻幣芳糧」，字形作𦔻（𦔻），李家浩先生分析為从「立」从「聶」聲，讀為「聶」。此字亦見於天星觀楚簡，用為弓轡的緣飾，這種用法的「𦔻」在曾侯乙墓竹簡裡作「聶」。王莽年號「居攝」之「攝」，居延漢簡有時就寫作「聶」。⁸謝明文先生找到商代的族名金文「𦔻」，如：𦔻（《集成》5280）、𦔻（《集成》9576）。後來兩耳形與人形分離作「𦔻」，上部兩耳方向本相反，又演變為同向作「𦔻」、「𦔻」。《楚居》簡 3「厥狀𦔻耳」，整理者云：「𦔻，即『聶』字異體。……《山海經·海外北經》有『聶耳之國：……為人兩手聶其耳』，注：『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⁹據此，謝明文先生認為族名金文中的「𦔻」應是「聶耳」之「聶」的象形初文，後來兩耳與人形逐漸分離並以之為聲則作「𦔻」、「𦔻」等形。¹⁰謝先生所說大抵可從，不過「聶耳」可能不是「人兩手聶其耳」。已有多位研究者根據《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僂耳之國，任姓，禹號子，食穀。」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僂，垂在肩上，朱崖、僂耳，鏤盡其耳，亦以放之也。」郝懿行《箋疏》：「《淮南子》作耽耳，《博物志》作檐耳，皆僂耳之異文也。」以及《淮南子·墜形訓》：「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誘注：「耽耳，耳垂在

⁶ 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大學主辦，2018 年 9 月 22-23 日。後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頁 55。

⁷ 王寧：〈清華簡八《攝命》之「攝」別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92>），2018 年 9 月 24 日。

⁸ 李家浩：〈包山楚簡「箴」字及其相關之字〉，《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 年 10 月，頁 572-57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5 月），頁 106 註 70。

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12 月），頁 184。附帶一提，李守奎先生則根據段玉裁認為「帖妥」的「帖」本字作「聶」，認為《楚居》的「𦔻耳」即「帖耳」，是端莊柔順之貌。見李守奎：〈論《楚居》中季連與鬻熊事迹的傳說特徵〉，《清華大學學報》2011 年第 4 期（第 26 卷），頁 34。

¹⁰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5 月），頁 174-175。

肩。」指出「聶耳」即「耽耳」。「聶」、「耽」音近可通，《說文》：「耽，耳大垂也。」¹¹此說可從。

「𢇛（𢇛）」，除用為「攝」見於上博簡《緇衣》「攝以威儀」外，還見於楚遣冊簡。《望山》2.50「一𢇛」，劉國勝先生根據上博《緇衣》簡23「𢇛」字今本作「攝」，疑讀為《詩·衛風·芄蘭》「童子佩鞞」之「鞞」。¹²此說可從。「𢇛」還見於《包山》簡260中「一奠（鄭）弓。一紛𢇛（拾），𢇛（鞞）。」¹³以及《安崗》1.10「𢇛（攝一鞞）□之」，《安崗》整理者注釋指出：《詩·小雅·車攻》：「決拾既攸，攻矢既調。」毛傳：「決，鉤弦也。」「𢇛」下一字，疑從「衣」從「𢇛」，隸作「𢇛」，似當讀為「鞞」。《說文》：「鞞，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繫著右巨指。」徐鍇繫傳：「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鞞。」簡文「𢇛（鞞）」字從衣，應該是指決的襯墊。決、鞞成套一體，鞞單稱可指決，「決」、「鞞」連言，大概是指有襯墊的扳指。包山楚簡160【引按：應為260】號簡記有「𢇛」。¹⁴後來張宇衡先生又指出《花東》480「𢇛（𢇛）」表示手指部分包覆，《合》18491「𢇛」表示手指完整包覆，可釋為「鞞」。¹⁵其說似可從。王夫之以「鞞」為「護巨指者也」，並進一步指出「決之內加韋以護右巨指，不使弦契指而痛」。¹⁶

「𢇛」，《說文》：「𢇛，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𢇛、𢇛。《周書》曰：『伯𢇛。』古文𢇛，古文𢇛字。」《史記·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𢇛申誡太仆國之政，作𢇛命。」偽古文尚書〈𢇛命〉有「伯𢇛」的記載。那「𢇛」與「𢇛」是什麼關係呢？「𢇛」即甲骨文的「𢇛」字，寫作「𢇛」。¹⁷朱芳圃已經指出「𢇛」即「𢇛」，¹⁸裘錫圭先生進一步分析指出：「甲骨文裡有一個𢇛字，在

¹¹ 周運中：〈清華簡《楚居》地理考〉，《「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主辦，2011年10月29-31日），頁159、金字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楚居〉研究》（臺北：臺灣師大碩士論文，2014年1月），頁172-173、高中正：〈古文字札記兩則〉之二「據清華簡《系年》釋三晉古璽中的𢇛字（兼說𢇛字）」，《出土文獻》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0月），頁146。

¹²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文字集釋》（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又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110註160。劉國勝：〈望山遣冊記簡瑣議〉，《考古與文物》2010年3期，頁105註9。

¹³ 劉國勝：〈包山二號楚墓遣冊研究二則〉，《考古》2010年第9期，頁66-72、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頁84註233、羅小華：〈說拾〉，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56#_ednref32），2010年5月24日。

¹⁴ 劉國勝、胡雅麗：〈安崗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載王先福主編，襄陽市博物館老河口市博物館編著：《老河口安崗楚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11月），頁151註75。

¹⁵ 張宇衡：〈談鞞〉，《中正漢學研究》2016年6月，頁27-54。

¹⁶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第3冊，頁67-68。

¹⁷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頁611。

¹⁸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1月），頁161「𢇛」。

人形上加了兩個豎目，是《說文》訓『舉目驚睪然』的『睪』字的初文，跟《說文》訓『左右視』的『眗』應該是一個字。¹⁹《說文》：「睪，舉目驚睪然也。从𠂔从眗，眗亦聲。」《說文解字繫傳》：「臣鍇曰：『《禮》曰：「見似目瞿。」本此字。』」「眗」、「瞿」、「睪」，大徐本《說文》標為「九遇切」，古音是見紐魚部三等合口。「睪」，大徐本《說文》標為「具往切」，古音是見紐陽部三等合口。「𠂔」，有人歸入耕部是不正確的。《說文》：「𠂔，窗牖麗廈闔明。象形。凡𠂔之屬皆从𠂔。讀若獷。俱永切。」那麼「𠂔」也是見紐陽部三等合口。²⁰裘錫圭先生曾指出「皿」、「𠂔」、「𠂔」都可讀為「鄉」。「鄉」是曉紐陽部。²¹蔣玉斌先生曾指出「皿／𠂔」跟「𠂔」都是種黍的農業區，賓類作「皿／𠂔」、「𠂔」；歷類作「𠂔」。「皿／𠂔」、「𠂔」音近相通。兩者指一地的可能性較大。²²「𠂔」是曉紐陽部一等合口。這兩個例子都可以說明「𠂔」是陽部，而非耕部。可見「睪」、「睪」、「𠂔」都是音近關係。也就是說「睪」被誤寫為形近的「睪」，再轉寫為音近的「𠂔」。「𠂔」與「𠂔」無關。

二

《治邦之道》簡1整理者釋文作「古(固)寔為弱，以不𠂔(掩)于志，以至于邦𠂔(家)𠂔(昏)𠂔(亂)，𠂔(翦)少(小)𠂔(削)𠂔(損)，以𠂔(及)于身。」對於「古(固)寔為弱」一句，整理者注釋云：「古」，讀為「固」。《荀子·修身》「體倨固而心執詐」，楊注：「固，鄙固。」寔，《說文》：「礙不行也。」弱，《書·洪範》「六曰弱」，孔疏引鄭注：「愚懦不毅曰弱。」²³筆者以為「寔」或可考慮讀為「𠂔」。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𠂔，《聲類》：『果鼻也。』《吳都賦》：『扞白𠂔。』劉注：『花本也。』《老子》：『深根固𠂔。』《禮記·曲禮》：『士寔之。』以寔為之，俗字作𠂔。」²⁴《說文》「𠂔」字下段注云：「〈釋木〉：

¹⁹ 裘錫圭：〈說「𠂔」「研」〉，《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157。又見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8月），頁331。又見氏著：《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頁85。

²⁰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10月），頁279。


²¹ 裘錫圭：〈釋殷虛卜辭中的「𠂔」「𠂔」等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399。

²² 蔣玉斌：〈結合兩版新綴補說賓類歷類的「南孟」與「子方」〉，《第十一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鄭州：河南大學主辦，2019年6月22-23日）。

²³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下冊，頁139註四。


²⁴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古籍書店，1983年），頁655。

『棗李曰寔之。』寔者，蒂之假借字。……《老子》：『深根固柢』，柢亦作蒂。《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皆假借為柢字。」²⁵頗疑簡文「古（固）寔」就是常見於文獻的「固柢」。《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所收錄的《禹王天下》簡 33「深寔固疋」，蔡偉先生認為「深寔固疋」，「與《老子》『深根固柢』的句式相同，疑『寔』讀為『柢』。」²⁶可參。

其次，整理者釋為「戔（翦）」者，字形寫作。此字不當釋為「翦」，明顯是「殺」字，讀為「shài」，是消耗、衰微一類的意思。《商君書·說民》：「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呂氏春秋·長利》：「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這裡「削」與「殺」對言，與簡文可以參看。

三

《治邦之道》簡 5 整理者釋文作「皮（彼）天下之簋（銳）士之盞（遠）才（在）下立（位）而不由者，會（愈）自固以悲愈（怨）之」，其中「遠」的字形恐有問題，「愈」的形體也不清楚，尚難論定。這裡只討論「愈（怨）」字，整理者認為是「怨」字古文。

謹按：所謂「怨」字寫作，整理者釋為「怨」不可信。請比對下列字形：

- | | |
|--|---|
| (1)  《上博·紂衣》簡 6 |  《上博·紂衣》簡 12 |
| (2)  三體石經·無逸 |  《說文·心部》「怨」字古文 |
|  《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 | |
| (3)  《上博·紂衣》簡 6 | |
| (4)  侯馬盟書 105.3 | |

馮勝君先生指出（3）、（4）的「怨」與「命」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一从「○」，一从「口」。○、口這兩個偏旁在古文字中一般是不相混的，而且在文字中所擔負的職能也有較大不同。口旁在文字中經常是裝飾性符號，如古璽文中佳、病等字所从的「口」旁（參看《古璽文編》86、190 頁）；○旁則往往是聲符，如袁、員等字所从的「○」旁。（1）形是「𠂔」，（3）、（4）則增添「○（圓）」聲。²⁷其說大抵可從。筆者曾據此說認為整理者將字形隸定作「愈」是對的，偏旁所從是

²⁵ [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38。

²⁶ 蔡偉：〈釋「百口旨身鯨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93），2013 年 1 月 16 日。

²⁷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4 月），頁 101-104。

「口」，不能釋為「怨」。而「愈」字從「命」聲，可讀為「憐」，古書常見「令」與「憐」相通的例證。²⁸文獻有「悲憐」的說法，如《商君書·兵守》：「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但是簡文讀為「悲憐」文意似有不妥，整理者讀為「悲怨」較為妥貼。依此說，這是「怨」字首例將「○」誤寫為「口」形者，值得注意。

四

《治邦之道》簡 6-7 整理者釋文作「皮(彼)薈(春)轔(夏)𠂔(秋)各(冬)之相受既巡(順)，水暈(旱)、雨霽(露)既戽(度)，則【六】𦰩(草)木以返口(及)百𦰩(穀)茅(茂)長繁實，亡(無)𦰩(蠱)以筭(熟)。」其中「蠱」，整理者依《說文》訓為「傷痛」。石小力先生指出「無蠱以熟」與上文「以瘠不成」(簡 6)相對為言，「瘠」字整理者訓為「病」(第 140 頁)，則「蠱」當讀為「疾」，病也。上博簡《緇衣》11：「《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圖，毋以嬖御𦰩(蠱)莊后，毋以嬖士𦰩(蠱)大夫、卿士。』」清華簡《祭公之顧命》16：「汝毋以嬖御息(疾)爾莊后，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汝毋以嬖士息(疾)大夫卿事。」蠱，息，今本《禮記·緇衣》作「疾」。²⁹

謹按：石先生之說可從。「傷痛」不能用於形容草木。「蠱」當讀為「疾」，《詩·小雅·小弁》：「譬彼壞木，疾用無枝。」高亨先生解釋說：「有病的樹木正因其有病所以沒有樹枝，勢將枯死。」³⁰余培林先生解釋說：「木疾因以無枝葉。」³¹可見「疾」可用於草木。又如《淮南子·時則訓》：「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高誘注：「疾狂，不華而實也。」³²《漢語大辭典》解釋云：「疾狂，猶病狂。特指植物不華而實的異常現象。」³³

五

《邦家之政》簡 4「𠂔(其)未(味)不𦰩(齊)」，整理者注釋云：「𦰩，

²⁸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552。

²⁹ 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2522302458725/20181117172522302458725_.html) 2018 年 11 月 17 日。

³⁰ 高亨：《詩經今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10 月)，頁 296。

³¹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 10 月)，下冊，頁 169。

³²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 月二刷)，頁 188。

³³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 年 11 月)，第 8 冊，頁 299。













讀為『齊』，調和。《禮記·少儀》：『凡羞有涪者，不以齊』，鄭注：『齊，和也。』
《墨子·節用中》：『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³⁴

謹按：簡 4「……其味不齊」，比對的簡 8「邦家將毀……其味雜而齊」，前者「齊」整理者理解為「調和」不確，應該理解為「齊全、齊備」之義。「其味不齊備」，是說食不二味；「邦家將毀……其味雜而齊」是說食要二味。³⁵

六

《邦家之政》簡 7 整理者釋文作「邦冢(家)牂(將)毀，元(其)君聖(聽)訖(佞)而棘(速)夏(變)」，所謂「訖(佞)」字形作：



整理者將此字讀為「佞」，可能是認為右旁是「冢」之省。王念孫《廣雅疏證》：「譚與佞通。」《集韻·去聲·徑韻》：「譚，《博雅》：『譚，諛諂也。』通作佞。」不過楚簡的「冢」字似未見从「冢」旁。這裡提出一種假設參學界參考。古文字「心」、「口」二旁偶有相混情況，《新見古代玉印選續》03「陳恐」的「恐」寫作³⁶《璽彙》2115「邛」，第二字何琳儀、周波先生釋為「向」。³⁷《三晉文字編》釋為「忼」。³⁸安大簡《詩經》54「子車盍(奄)息」，其中「盍」寫作，比對簡 107，以及《望山》2.50 作，前者「口」旁寫作「心」。此外，本篇簡文簡 7「元(其)宮室愚(坦)大以高」的「愚」寫作，這種字形應該是「單」的繁體「𡗗」，比如 (《繫年》64)、 (《尹至》05)、 (戰，《三體石經》)、 (禪，《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頗疑「愚」實際上就是「𡗗」。據此，「」的右旁就是「向」，可比對《良臣》簡 5 作。上面提到裘錫圭先

³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下冊，頁 123 註四。

³⁵ 本則原發表在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清華八《邦家之政》初讀〉，4 樓（<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6&extra=page%3D1&page=1>），2018 年 11 月 18 日。後來看到李均明先生也認為：「其味不齊」指五味不齊全，表明飲食種類及調味皆簡單，與「其味雜而齊」對應。見李均明：〈清華簡《邦家之政》的為政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8 年 12 月 4 日。又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6 期，頁 168-172。

³⁶ 施謝捷：《新見古代玉印選續》（京都：藝文書院，2017 年 6 月），頁 5，003 號

³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頁 621、周波：〈戰國文字中的許縣和許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 年 1 月 5 日。

³⁸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三冊，頁 1144。

生曾指出「皿」、「𡗗」、「𡗗」都可讀為「鄉」。《詩·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鄉晨。」《釋文》：「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裘先生指出「鄉（嚮）在古書中多作『向』。」《易·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釋文》：「（嚮）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³⁹其中「𡗗」從「亡」聲，可見「亡」與「向」可以相通。卜辭還有「亡+干支」、「亡+時間詞」、「亡」用於兩個時間詞之間，周忠兵先生認為這些「亡」都讀為「向」。⁴⁰因此，簡文「𡗗」可隸定為「詢」，讀為「說」，二者同為曉紐魚部。「詢」可能是「說」替換聲符的結果。《說文》：「說，夢言也。从言宀聲。」段玉裁注：「《呂覽》：『無由接而言見，說。』高曰：『說讀為誣妄之誣。』按讀說為誣者，正如亡無通用，荒撫通用也。」⁴¹湯可敬先生認為：「夢話無實，故引申為謊言。」⁴²郭錫良先生指出：《說文》：「說，夢言也。」後來作「謊」。「說」與「恍」同音，與「荒」只有平、上之別；訓「夢言」是不可靠的，應為恍忽之言或言語荒唐。引申為說謊、謊話，引申義古籍中多作「謊」。⁴³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九·四分律·卷三十二》：「寢語。音藝。《說文》：『寢，眠言也。』《聲類》：『不覺妄言也。』舊律本多作憲、響二形。《三蒼》：『于劇反，謊言也。又音牛例反。』《廣雅》云：『憲，寢也。謊音呼光反。』」⁴⁴因此郭慶藩在解釋《莊子·應帝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一句時，根據慧琳《一切經音義》的資料，案語云：「謊言即與夢語無異。」⁴⁵《呂氏春秋·知接》：「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說。」朱駿聲訓「說」云：「猶誑也，妄也。」⁴⁶張雙棣先生注釋云：「說：同謊，誣妄，欺騙。」⁴⁷劉生良先生翻譯為「撒謊」。⁴⁸綜合上述，簡文讀為「邦家將毀，其君聽謊而速變」，意思是說國君聽信謊言而招致變故。

³⁹ 裘錫圭：〈釋殷虛卜辭中的「𡗗」「𡗗」等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399。

⁴⁰ 周忠兵：〈卜辭語詞小考兩則〉，《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第八輯，頁330-331。

⁴¹ 〔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說文解字注》，頁99。

⁴² 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7月），頁353。

⁴³ 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頁1274。

⁴⁴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561。

⁴⁵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93。

⁴⁶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914。

⁴⁷ 張雙棣等：《呂氏春秋譯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頁498註7。

⁴⁸ 劉生良：《呂氏春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451。

七

《治邦之道》簡 8「詰其行，𠄎（變）其政，則民改」，整理者將「𠄎」讀為「變」不可從。楚文字的〔變〕從來都用「弁／覓」表示，⁴⁹本簡當讀為「詰其行，𠄎（辨）其政，則民改。」⁵⁰

八

《治邦之道》簡 25「市多臺」，整理者注釋說：「從臣，直聲，讀為『臺』，指身份低賤的奴隸。」⁵¹此說可從。鄂君啟車節「車五十乘，歲一返，毋載金、革、龜、箭。如馬、如牛、如𠄎，屯十以當一車。」其中「𠄎」字夏淶先生讀為奴隸名稱的「儻」或「臺」，後來李家浩先生又加以補證，此說可信。⁵²古文字的「臺」從「之」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經指出。⁵³而《說文》：「置，赦也。从网、直。」段玉裁指出「直亦聲」，說可從。《睡虎地·法律答問》簡 26：「及盜不直（置）者」、《張家山·算數書》39「直（置）一關而參倍為法，有（又）直（置）米一斗而三〈十〉之，有（又）三倍之而關數焉為實。」《郭店·尊德義》28「惠（德）之流，速虐（乎）楷（置）蚤（郵）而連（傳）」，其中「置」寫作「楷」，從「之」得聲。⁵⁴「置」既從「直」聲，也寫作「楷」從「之」聲，可知「之」與「直」可通。所以「臺」除從「之」聲外，也可以從「直」聲。目前看到表示奴隸的「臺／儻」有如下寫法：《合集》23704「𠄎」字，蔣玉斌先生分析為從執，臺聲，並懷疑可能是表示奴隸的「儻」字。⁵⁵《清華五·湯處於湯丘》04「君天王，是又（有）臺（臺／儻）儻（僕）。」以及《治邦之道》簡 25

⁴⁹ 張富海：〈釋清華簡《湯在啻門》的「徧急」〉，《出土文獻》第 12 輯，頁 131-132。

⁵⁰ 本則意見曾發表在簡帛網「簡帛論壇」，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2018 年 9 期，頁 43 已改讀為「辨」。

⁵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下冊，頁 146 註 102。

⁵² 李家浩：〈關於鄂君啟節銘文的幾個問題〉，《文史》2018 年第 4 期，頁 6-9。

⁵³ 另參考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頁 123-125、李春桃：〈釋金文中的「臺」字〉，《出土文獻研究》13 輯，2015 年。

⁵⁴ 沈培：〈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30），2007 年 7 月 17 日。又載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 年 12 月），頁 112-121。周忠兵：〈說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67），2012 年 1 月 3 日。

⁵⁵ 蔣玉斌：〈甲骨文「臺」字異體及「𠄎」字釋說〉，《古文字研究》第 31 輯，頁 42-45。

「臺」、鄂君啟車節「𨾏」字。

九

《天下之道》簡 1「今之獸（守）者，高亅（其）塋（城），深亅（其）涇（壑）⁵⁶而利其植𨾏，莒亅（其）飮（食），是非守之道。」整理者注釋說：莒，疑為「筩」之異體。筩，《說文》：「厚也。」該字亦見於上博簡《競公虐》第九簡，或讀作「芳」。⁵⁷

謹按：「筩」當與訓為厚的「筩」無關，「筩」從「竹」聲，不能替換為「艸」。比如清華四《別卦》「大筩」，上博簡《周易》作「大筩」，今本作「大畜」；馬王堆帛書《周易》「小蓺」，今本作「小畜」。「筩」、「筩」從「竹」聲（端紐覺部）聲與「畜」（透紐覺部）聲近可通。「孰」是禪紐覺部也與「竹」、「畜」聲音相近。常訓為「厚」、「大」的篤厚之「篤」，在古書和出土文獻裡除可寫作「祝」外，又可寫作「筩」、「毒」；⁵⁸而「筩」和「毒」又皆與「孰／熟」相通。⁵⁹總之，以上諸字音近可通是沒有問題的。⁶⁰

「莒」當分析為從「艸」，「亅」聲，當從一說讀為「芳」。叔夜鼎「𨾏」字以「亅」為聲符，郭沫若釋讀為「烹」，明言「乃烹之古文」，⁶¹正確可從。《湯處於湯丘》簡 1「有莘媵以小臣，小臣善為食，亅（烹）之和」，也是亅烹相通的例證。「享」與「亨」古本一字，「亨」有許庚切、撫庚切二音，後一讀音的「亨」即「烹」字，與「紡」的上古音同屬滂母陽部，所以「享」、「紡」二字可以通用，因此楚月第六月「享月」，睡虎地秦簡作「紡月」。《周易》的《大有》九三「公用亨（享）于天子」，馬王堆帛書《周易》作「九三，公用芳（享）于天子」。張政烺先生注云：「芳，王弼本作亨，注為『通』。《釋文》云：『亨，許庚反，通也。眾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于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按帛書與眾

⁵⁶ 網友「ee」（單育辰）說。

⁵⁷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下冊，頁 155 註三。

⁵⁸ 《古字通假會典》頁 743【毒與篤】條、頁 744【篤與筩】條。《尚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篤下菑亡殷國」；《墨子·非命下》引《書》〈泰誓〉：「上帝不順，祝降其喪。」「祝降」即〈微子〉的「毒降」。參見張悅：〈《尚書》「祝降時喪」新釋〉，《中國語文》1998 年第 6 期。

⁵⁹ 《古字通假會典》頁 743【毒與孰】、【毒與熟】條、頁 744【筩與熟】條。


⁶⁰ 參見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2007 年 11 月 10-11 日）。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 年 1 月 6 日。

⁶¹ 郭沫若：《釋盤庚》，《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五卷《金文叢考》，頁 472。

家同。」《隨》上六「王用亨（享）于西山」，馬王堆帛書《周易》作「王用芳（享）于西山」。睡虎地秦簡「享」作「紡」，猶馬王堆《周易》「享」作「芳」，因此簡文「菡其食」可讀為「芳其食」。食物可用「芳」形容，如《九店》有「芳糧」的說法。《吳越春秋·勾踐十年》：「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有「芳餌」的說法。簡文意思是說上位者不能一味追求飲食的芳香美味，蓋致味飲食，必厚歛飲食而失民心，這不是守天下之道。《墨子·辭過》：「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餲餲，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國語·楚語下》：「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升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國語·吳語》：「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愿以此戰。」《新序·刺奢》：「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既「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則可得民心。

《競公虐》第九簡：「今內寵有會譴，外=（外寵）有梁丘據營誑，公退武夫，惡聖人，番（播）涅（涅）壘（藏）莒（芳）。」⁶²「藏芳」的「芳」是指前面的「武夫」、「聖人」。「芳」可代指賢德的人。《楚辭·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王逸注：「眾芳，喻群賢。」

十

《天下之道》簡5整理者釋文作「式（一）曰脰（戾）汙（其）脩（脩）以口繫（麗）汙（其）眾。」所謂「脰（戾）」，字形作。謹按：這個隸定不精確，此字已見于甲骨文黃組卜辭的「𠂔/𠂔」，就是後來的「戾」字。⁶³黃錫全先生所公布的青銅鼎上的人名「中𠂔父」，⁶⁴此字也當是「戾」。

⁶² 各家說法參見劉建民：《上博竹書〈景公瘞〉注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5月）。

⁶³ 參見宋華強：《釋甲骨文的「戾」和「體」》。

⁶⁴ 黃錫全：《甲骨文禍字新證》，《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1期。

其次，「脩」與《包山》255「脩」形近，請比對兩個字形：

脩 脩

差別只在於「支」省為「卜」，古文字確實存在這種現象，⁶⁵比如《恆先》12 𠄎𠄎，應釋為「極」，李銳先生指出右邊從卜可視為「支」之省，裘錫圭先生同意此說。⁶⁶「亟」的省簡又如《侯馬》75：6 𠄎。又「敬」可作𠄎（《璽彙》4163）。值得注意的是，《陶彙》4.57「喬○」



後一字田煒先生釋為「腎」，認為是「支」省為「卜」。⁶⁷「腎」字右旁 𠄎 與簡文右旁 𠄎 相合。又《周公之琴舞》03「肩」作 𠄎，「支」旁省為「卜」，形體與 𠄎 相合，那麼 𠄎 確實可能釋為「脩」。

簡文「繫」作：

繫

此字應該就是「繫」，請比對《新蔡》「驪」作 𠄎 甲三 79、𠄎 乙三 21，兩字右旁從「繫」。《包山》164 也有「繫」作 𠄎 字，研究者或釋為「繫」，⁶⁸實無必要。簡文字形比「繫」多出一「ㄣ」旁應該是飾符。或是下面就是「玄」旁，請比對《新蔡》甲三 314 作 𠄎、《天星觀》遣策簡作 𠄎，「玄」本由「幺／糸」分化出來。二說當以前說較為平實。

戰國竹簡文字「戾」字數見，以往多用為罪戾、疫病、禍患等負面義。如上博簡《內禮》簡 10「從人觀，然則免於戾」；《用曰》簡 3「遠君遠戾」；清華簡《祭公》簡 15「戾災臯蠱（蠱）」⁶⁹。不過《天下之道》「戾汙（其）脩（脩）」以

⁶⁵ 參見湯餘惠：《邵鐘銘文補釋》，《古文字研究》第 2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30。

⁶⁶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冊，頁 330 註 31。

⁶⁷ 田煒：《古璽探研》，頁 227-228。

⁶⁸ 如《戰國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頁 22、《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1106、《包山楚墓全編》，頁 464、《十四種》，頁 78。

⁶⁹ 參見陳劍：〈清華簡「戾災臯蠱」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香港：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11 月 1 日）。

鬯口（麗）丕（其）眾」的「戾」，整理者引《詩·桑柔》「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毛傳：「戾，定也。」似可從。金文常見「𡩊／敦穌于政」，裘錫圭先生據前說將「𡩊（戾）和」訓為「安定和協」。⁷⁰不過也有研究者根據清華簡《祭公》07「𡩊（修）和周邦」，認為「修和」與金文「𡩊／敦穌」有關，二者聲音相近，當讀為「調和」。⁷¹「戾」又可訓為「善」，《廣雅·釋詁一》：「戾，善也。」王念孫《疏證》云：

戾者，《小雅·采菽》篇「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鄭注《柴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⁷²

李學勤先生據此說將「𡩊（戾）和」訓為「善和」。⁷³「脩」通「條」，科條也。《逸周書·周祝解》：「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王念孫云：「脩即條字。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⁷⁴「戾其條」意謂善其法令條文，使其法令條文至於善。⁷⁵如此則可以讓民眾親附。

附記

本文的原始意見曾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以及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本次發表有所增補。文章修訂過程承蒙鄔可晶先生及兩位審稿專家惠賜高見，謹致謝忱！

⁷⁰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載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二卷，頁6-17。

⁷¹ 參見馮勝君：〈讀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札記〉，「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復旦大學，2017年10月14-15日。

⁷²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頁8。

⁷³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頁149-157。

⁷⁴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彙校集注》：《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頁1071-1072。

⁷⁵ 「脩」的理解承鄔可晶先生提示。